

---

# 目录 CONTENT

## ► 青年文学

---

孔若萱	暖意秋尽时	/ 3
曾佳	撒谎的风	/ 6
张艳茹	暖炉与橘香	/ 9
周冉冉	凝眸待雪落温庭	/ 11
郭佳丽	棺前对语	/ 13
曾姿蓓	旧巷槐香里的碎光	/ 16
谭战涛	白马辞	/ 19
汤嘉欣	糯米香里的冬至	/ 21
黎春富	湘水流觞	/ 23
阙思萌	于驯鹿铃声中寻找灵魂之路	
	——读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有感	/ 25

---

向存金 云桥礼赞

——夕洞一桥登临记

/ 27

## 1. 暖意秋尽时

孔若萱

以清晨壮丽恢宏的半边云霞起兴，经赶路人脚下不停生长的风为修辞，以夜晚皎洁的那轮明月为旋律，我为你忆起这深秋尽时温暖的诗篇。

——题记

### （一）墨凝呵手暖

自幼便是身子极弱，每每换季的时候，就会咳嗽不止，手脚更是冷凉，尤是深秋至冬，尤为冰冷刺骨。

每当寒夜降临，冰冷的白色灯光映在手背，似是被那冷光刺痛了一般，我的手便会不由自主地蜷缩。经笔尖的金属触碰，寒冷刺骨便又更加一分。手上的动作逐渐迟缓，原本灵动秀气的字体也早已不见，只剩下颤颤巍巍的几团墨色凝在纸上。那浓墨亦被冻结在心间，使得整颗心也被这寒冷浸染，无法下笔。

每当此时，母亲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跑过来，用她的手轻覆上我的手，轻缓的揉搓着，还伴着口中的热气。母亲的手上有着几处厚厚的茧，略

为硌人，却丝毫不影响从母亲手的那边传递出的热量，始于手心，却穿过交错的经络，直达心间。

温暖传递间，橘黄色温暖的灯光下，母亲的脸仿佛也镀上了好看的橘黄色。哦不，是灯光沾染了母亲的颜色。

而那墨滴亦被这温暖融化，从心间缓缓流淌至笔间。挥毫下笔，尽写了这深秋里寒凉之意里的那一抹暖色。

偶然间，忆起纳兰性德《虞美人》中的一阕：“红笺向壁字模糊，忆共灯前呵手为伊书”。

墨凝呵手暖，窗外仍寒风凉冽，而我，却早已浑然不觉。

### （二）风起清香远

自幼家中便常飘着清甜的梨汤香味，每每深秋至冬，愈是寒冷，香味就愈为浓烈。

母亲在深秋的一段时日，总喜欢熬些梨汤来给我暖身子。

---

火焰将母亲的面容印成了明艳的橘红色，瞳孔里尽是满满的独一份儿的似要溢出来的温暖。

等待，漫长却无寒凉。

我总是会端一个小板凳坐在离母亲不远的地方，有时会与母亲聊天，有时会给母亲讲我新听来的有趣的故事。甚至有时，只是呆呆的坐在那里，望着母亲忙碌却轻快的身影。而母亲，总是会用她那双满藏爱意的眸子望着我，嘴角的梨窝里还盛着浅浅的笑意。

时间，总是会在这欢声笑语中悄悄溜走，而它无意间落下的，则是积淀在我内心里的那份独有的带着浓浓暖意的时光。

冰糖、枸杞、雪梨——明明只是寻常人家中再常见不过的食材，却酝酿出了一屋难以忘却的馥郁的气息，令人心醉，也给这寒冷的天增了一抹意外却也平常的暖色。

风起清香远，门外，秋风虽起，却也不甚冷冽。

### （三）花香袭人知昼暖

自幼是个敏感的人，那年的深秋至冬，出现的一场考试令人心烦意乱，周身的空气愈冷，内心就愈寒。

深夜里，指针指向凌晨，少年从堆积如山的卷子中抬起头来，眼底有着浓浓的倦意，转眼间，却又看到一张试卷上那鲜红的数字。少年烦躁地

将手中的纸张团成一团，又绝望地将它铺开来，可纸张上皱起的褶皱却任由她怎么抚也抚不平，那褶皱就像一把把利剑一般，狠狠刺进少年的内心，滴血成冰。

身后的门被悄悄推开，母亲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近，她静静地望着我，语气轻柔地说：“女儿，不急，有时候落后，只是为了后来的胜利蓄力，你要相信自己。”

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带着困惑入睡，次日清晨却被一阵馨香唤醒，睁眼望去，竟是母亲喂养的月季开花了。昨天它还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骨朵，今天，它却猛然迸发出自己的力量，花瓣一层一层，紧紧地挨在一起，簇拥着它的花蕊，它有着火红的似血液一般的颜色，一扫秋菊之纤弱，牡丹之艳丽，水仙之高雅，就像宋代诗人杨万里的《腊前月季》所描述的“别有香超桃李外，更同梅斗雪霜中。”它含笑于枝头，似乎在叫嚣着：“我就是勇敢！我就是力量！我就是生命！生命！”

它突如其来的成长，却让我彻悟了母亲昨夜的一番话。

花香四溢，深吸一口，似乎连人带着整颗心都温暖起来了。

花香袭人知昼暖，院内，微风习习，只余宁静。内心的暖，似柔月又似骄阳，似飞鸟又似游鱼，但它，总归是来自于母亲。

---

.....

而温情的赞歌。

以灯下的呵手为标点，以灶间的梨汤为韵脚，  
以世间所有的美好为结局，我为你唱起这首绵远

——后记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## 2. 撒谎的风

曾佳

西北风不是吹过来的，是砸过来的。它撞在脸上，不是清凉或寒冷，而是一种粗粝的灼痛，像是一把锉刀，残暴地推残着周围的一切。陈风在风里站了许久，直到风把他眼底最后一点湿润也刮干。十八年来，他熟悉这里的每一阵风，每一次沙尘起落——它们刻进他掌心的纹，也刻进了父母眼角的纹。

陈风今年要去南方上大学，这是父母半辈子的期望，是村里人饭后茶余的谈资。家里人盼着他出息了能够接上一家子在南方安家，永远走出西北的风，但陈风知道父母对这片土地没有恨，只是一种近乎认命的疲惫，他们爱这里，爱得沉默而疼痛。他也爱——爱黄昏时远山如铁的轮廓，爱夜里星空低垂仿佛触手可及。可他也怕，怕看见母亲洗一次脸要倒出半盆沙，怕父亲在风季里咳得整夜蜷缩。

离开生活十八年的村庄只需要二十个小时，陈风的双脚踏上南方笔直的公路，皮肤感受着南方的风。这是他第一次觉得风撒谎了，

这里的风是黏稠的，裹挟着无数陌生人的气息、汽油的尾气和一种潮湿的名为“繁华”的味道。他听不见风的嘶吼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喧嚣。他低下头，把自己藏匿在人群中。

夜晚，陈风走出大学的门，来到周围种满樟树的林荫小道，倾听着风的低语。这是他第二次觉得风撒谎了，那风拂在脸上，没有一丝重量，只像一块极品凉缎子，温柔地擦拭着汗湿的皮肤，它是安静的，只能通过树叶轻轻地摩挲来感受它的私语。陈风从未感受过如此温柔的风，黑暗中，他轻轻握住了拳头，掌心还残留着沙砾粗粝的触感。

大二这年，陈风转专业了，像是跟风的约定，陈风放弃了家里人选的医学专业，选择了生态学。之后的每晚，陈风会和这温柔的风携手一块来到图书馆，他用手掌中的茧子与纸张接触，用心与文字交流。陈风不止一次地幻想这温柔的风吹到了那个小村庄，吹到了那个荒漠，吹到了那生他养他的西北。转专业的事，

---

陈风拖到快寒假才与父母说。视频里，父亲的脸沉下去了，母亲苦涩地念叨着，后面的话被一阵剧烈的风声掐断，画面晃动了几下，陈风看见母亲下意识抬手挡了挡脸——那个动作他太熟悉，就像身体还记得如何应对一场遥远的沙暴。

有风相伴的这四年过得很快，陈风决定跟南方这温柔的风辞别，但他们约定好一定会再次见面。回到村子里，这儿的风还是没变，它咆哮着，那声音里没有半点水分，是纯粹干裂地嘶吼着，像是把一切柔软的，湿润的东西都要从这世间撕裂，蒸发。村里人打量他的眼神里有不解，也有隐约的叹息。家里人更是失望，父亲低头整理农具，母亲坐在灶前，耳边只有西北的风在肆意吹，像是也在嘲笑着他愚蠢的想法，但陈风心里知道父母不是真的怪他，他们是害怕，害怕这毫无节制的风将这理想吞没。

黄土地从不少见委身尘埃的人，陈风却执意要栽出一片月亮。回到村里的陈风在自家地里划出一小块，试种沙棘。这是他在专业课上学到的一种植物，耐旱，固沙，果实还能卖钱。第一株沙棘苗死在一个无风的午后。它枯得很安静，像一声不敢出口的叹息。接着是第二株、第三株……风没变，还是抓起沙子就往人脸上砸，天地间所有的颜色都被它吞没了，留给陈风的只剩一种绝望的、吞噬一切的黄。

陈风蹲在地头，指甲缝里塞满干土。那一刻，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——也许有些风注定无法被驯服，有些人注定要在逃离与回归之间悬空。

陈风第一次允许自己哭，没有声音，只有肩胛骨在风里轻微地颤抖，像一株即将被连根拔起的草。他想起了南方图书馆里那种安静的风，想起了母亲在电话里被风声切碎的话，甚至想起了父亲蹲在门槛外抽烟时，那截始终不肯落下的烟灰。直到夕阳把沙地染成一种陈旧的血色，陈风才从地里站起来，他看见了那株死去的沙棘苗旁边，土里有一点极淡的湿痕。是昨晚他浇水时漏下的，还是风从别处带来的一点侥幸？他不知道。但这一点深色的土，在无边无际的黄里，突然显得无比具体。陈风拍了拍裤腿上的沙，动作有些迟钝，像一台生锈的机器重新开始运转。眼里噙着泪，陈风似疯了一般跑回屋里，翻开那本已经卷边了的笔记本，在最新一页空白的纸上，他慢慢写下一行字：“风不是敌人。它是这里的一切。”

之后的日子里，陈风手里拿的不只是树苗，还有一把更小的铲子，和一个本子。他开始记录每一天的风向、风速，记录每一点土壤湿度的变化，记录那些死去的树苗最后的样子——不是悲伤地，而是仔细地，像医生记录病历，像学生记录习题。

---

风是守信的，南方的风吹到西北用了三年。第三年春天，第一批沙棘苗在某个清晨站住了。它们叶子很小，绿得谨慎，但在陈风眼里，那一点绿比整片南方的樟树林还汹涌。风渐渐低下来的时候，父亲扛着铁锹来到地头，什么都没说，只在他埋设草方格时，蹲下来扶稳了另一头。母亲开始用沙棘果熬酱，酸甜的气味第一次压过了灶间的土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陈风眼前的黄不再那么残忍，耳边的风也

渐渐变轻。

现在，陈风仍能听见风的声音。只是那声音里，渐渐混进了别的——沙棘丛细微的摩挲，远处孩子的笑，父亲在晚饭时难得的闲聊。梦里，陈风看见几个孩子在新绿的沙棘林里嬉戏，那晚温柔的风又在他耳边低语。这一次，他走进了西北的风。

责编 陈洁 张金



### 3. 暖炉与橘香

张艳茹

冬至前的雨，是南方冬日最缠人的客。细密的雨丝斜斜织着，把青瓦白墙浸得发亮，也把巷子里的桂花香洗得淡了，只余下几分湿冷的甜，混着煤炉里飘出的烟火气，在窄窄的巷弄里漫开。

阿婆的杂货铺就在巷口，两扇木门擦得干干净净，门楣上挂着一串晒干的橘子皮，风一吹，细碎的橙黄便轻轻晃动。铺子里总烧着一只铁皮暖炉，炉膛里的炭块烧得通红，偶尔蹦出几点火星，映得阿婆的银发也暖融融的。暖炉上搁着一只粗瓷壶，里面煮着陈皮姜茶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，甜香混着姜的辛辣，驱散了进店客人身上的寒气。暖炉旁的小泥炉上，还煨着一瓦罐荸荠，黑褐色的荸荠裹着湿泥，在炭火旁慢慢焖煮，泥土的清香混着荸荠的清甜，一点点漫出来，勾得人直咽口水。墙角的竹筐里，堆着刚炒好的糖炒栗子，油亮的栗子裹着焦香的糖霜，外壳被炒得微微开裂，随手剥开一颗，金黄的栗肉软糯香甜，烫得人指尖打转，却舍不得撒手——这是南方冬日最勾人的滋味，暖手又暖心。

“阿婆，来两斤砂糖橘。”巷尾的阿强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走进来，裤脚沾着些泥点——

他刚从江边的橘园回来，筐里还剩些没卖完的橘子，个个皮薄汁多，像裹了一层碎金。南方的冬天不缺绿意，橘园里的橘子树依旧枝繁叶茂，深绿的叶子间挂满了橙红的果子，在冷雨里透着鲜活的暖，是冬日里最扎眼的颜色。

阿婆笑着应着，伸手从竹筐里拣橘子，指尖粗糙却灵活，挑的都是皮薄、掂着沉的，“刚摘的吧？透着股橘园里的太阳味。”阿强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，凑到暖炉边烤火，顺手拿起一颗糖炒栗子，剥开后吹了吹，塞进嘴里，“是啊阿婆，今天雨大，没卖多少，给您留了几个最甜的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几个裹在油纸里的橘子，油纸上还沾着雨水，却挡不住橘子的清香。阿婆也不推辞，掀开瓦罐的盖子，夹出几颗煨得软烂的荸荠，递给他，“尝尝，刚煨好的，解寒。”阿强接过，剥去薄薄的外皮，雪白的荸荠肉清甜多汁，一口下去，湿冷的寒气便消散了大半。

暖炉边渐渐聚了几个人，有下棋的老爷爷，有织毛衣的阿姨，还有放学回来的孩童。孩童们围着暖炉蹦蹦跳跳，手里攥着阿婆给的橘子和栗子，剥开橘子，橘瓣晶莹剔透，塞进嘴里，甜汁

在舌尖炸开；捧着栗子，烫得两手交替拿着，却总急着咬下一口软糯。织毛衣的阿姨们一边择着菜，一边分享着自家腌的腊肉、腊鱼，说着冬日里的家常，偶尔拿起一颗荸荠，慢悠悠地吃着，眉眼间都是闲适。下棋的老爷爷们呵着白气，棋子落在木棋盘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偶尔为进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，转头又笑着分吃一块阿婆蒸的红薯，红薯的甜糯混着炭火的烟火气、栗子的焦香、荸荠的清甜，格外暖心。

雨渐渐小了，天边透出一丝微弱的光。巷子里的人家陆续升起了炊烟，煤炉的烟火气、饭菜的香气、橘子的甜香、栗子的焦香、荸荠的清甜，交织在一起，裹着南方冬日特有的温暖，漫过青

瓦，漫过橘枝，漫进每个人的心里。阿婆给暖炉添了块炭，粗瓷壶里的姜茶依旧咕嘟作响，瓦罐里的荸荠还在慢慢煨着，墙角的栗子依旧冒着淡淡的焦香，她望着巷口渐渐亮起的灯火，嘴角噙着笑——南方的冬天没有雪，却有暖炉、橘香，有栗子与荸荠的甜，还有邻里间的温情，足够把漫长的寒意，都焐得暖暖的。

夜色渐浓，雨彻底停了，巷子里的暖炉依旧烧着，橘香不散，烟火长明。这便是南方的冬日，没有凛冽的寒风，没有皑皑的白雪，却有着独一份的温润与热闹，藏在青瓦巷弄里，藏在暖炉烟火中，藏在每一份细碎的温情与舌尖的甜香里，岁岁年年，不曾改变。

责编 彭赋之 唐诗雨

## 4. 凝眸待雪落温庭

周冉冉

檐角的风铃哑着，铅灰的云低低地压着，仿佛一伸手便能触到那天宇沉甸甸的、蓄满了雪意的肚腹。我独坐在这南方旧庭的一角，望着那方被屋瓦框出的、有限的天，心里却空空地、满满地，只等着一场不知何时才肯降临的雪。这等待，便凝成了眸子里一点不肯松懈的、温热的痴。

庭院是寂寥的。几竿瘦竹，叶子边缘已泛着些枯黄，却还撑着一种清癯的骨气，在偶尔掠过的风里，发出“簌簌”的、极轻微的摩擦声，像是光阴本身在悄声踱步。墙角的老梅，枝干虬曲如铁，黝黑地印在灰白的天幕上，那些细密的、鼓胀的苞，已隐隐透出些绛紫的影子，可它们也抿着口，沉睡着，非得要那一点冰凉的、六出的吻，才肯蓦然惊醒，迸出满树冷冽的香。一切都静着，可这静里，却有无边的喧哗——那是生命在严寒门槛前的屏息，是整个温庭在微微震颤着，迎接一场盛大的、洁白的更生。

这南方的雪，是顶难等的。不比北国，雪是常客，来时浩浩荡荡，去时也爽快利落。这里的

雪，像个矜持的、心思婉转的旧时闺秀，你听得见她的环佩在云深处丁零，看得见她素白的裙裾在天际飘拂，可她却总在山的背面、河的彼岸徘徊，将那点寒而不烈的气息，丝丝缕缕地透下来，撩拨得人心也痒痒的、酥酥的。等待便在这撩拨里，被拉得极长，长得像那老梅的虬枝，盘绕着无尽的期盼。

我的凝眸，便有些痴了。目光仿佛有了质地，能穿过这紧闭的、温热的空气，去摩挲那未来雪花的样子。我想象着，起初该是些极细的、羞怯的霰，试探似的，沙沙地落在瓦上，那是序曲的零落音符。继而，才是真正的雪，一片，两片，悠悠地，像从一场古老的、被遗忘的梦里飘出的蝶，不争不抢，只管静静地舞，静静地落。它们该是如何地拥抱那干渴的屋瓦呢？该是如何地，一层又一层，覆上那憔悴的草尖，那冷硬的石阶，将这庭院的每一处棱角与沟壑，都抚成圆润的、丰腴的弧线？世界将在那一刻失语，只剩下这无边的、柔软的降落，将一切的纷杂与喧嚣，都括

进一个纯净的、无声的寓言里。

这等待，终究是温的。庭院虽空，我却守着窗内一盆炭火，幽幽地煨着一壶老茶。茶烟袅袅地升起来，与窗外欲雪的寒气，在窗玻璃上相遇，凝成一片迷蒙的雾。我用指尖，无意识地在雾上划着，划出的痕，转眼又模糊了。这屋内的暖，与屋外凛然的期盼，竟奇异地调和着，不让人焦躁，只教人沉进一种恍惚的、半醉的安宁里。我知道雪终究会来，或今夜，或明晨；又或许，它永在天涯，只将这份等待的滋味，无尽地予我。而这滋味本身——这份“凝眸”的专注，这份“待”里微微的酸与甜，这份“温庭”所包裹的寂寞的

暖意——仿佛比那雪落的一瞬，更为真实，更为恒久了。

忽地，鼻尖触到一丝异样的空气，极清，极润，带着远山岩石与云端水汽的气息。风铃似乎轻轻晃了一下，却没有声音。我骤然收回散漫的思绪，将眸子更深地望向庭外。天似乎更沉了一些，那铅灰的云絮，仿佛在不易察觉地蠕动、积淀。

要来了么？

心，静静地悬着。整个温庭，与我一道，在更深的寂静里，凝眸以待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## 5. 棺前对话

郭佳丽

靖四十五年，冬。北京左顺门旁的小巷，风卷碎雪，刮在脸上如刀割。我是刑科给事中的幕僚，承上司之命探看“海疯子”近况，踩着积雪，寻到那处破败宅院。

院门虚掩，吱呀推开时，松烟混着雪的寒气先扑过来。院里空落落的，只有一口黑漆棺木孤伶伶立在廊下，棺盖半掩，露出里面粗糙的草席。海瑞就坐在棺旁石阶上，裹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，膝头摊着卷《治安疏》，手里攥支狼毫，就着廊下昏灯，逐字逐句地改。

雪落发梢，白了大半，他浑然不觉。我走到近前，他才抬眼——那双眼睛亮得惊人，像雪地里燃着簇火，没有半分“疯”，只有沉得化不开的清明。

“来者何职？”他声音不高，却如冰锥敲青石，脆而硬。

我拱手躬身：“晚生不过幕僚，慕海主事风骨，特来拜谒。只是……”目光扫过棺木，喉结动了

动，“先生当真要抬此棺，上那道疏？”

他低头，指尖抚过“嘉靖者，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”，墨迹未干，洇透纸背。“棺在，便是置之死地。”忽起身，手掌按在冰凉棺盖，“我任淳安知县时，见饥民啃树皮，宫中却大兴土木，权贵兼并土地——这天下，早已病入膏肓。我不上疏，谁上？我不搏命，谁搏？”

风更紧了，灯芯突突跳，昏黄光影在棺木上晃，映得他影子忽长忽短。我想起传闻：他写疏前，已遣散家仆，备好棺木，只待疏上，便赴死。

“可先生可知，此疏一上，触怒龙颜，轻则罢官，重则……”话没说完，目光落在棺木上——重则，这棺木便是他的归宿。

“轻则重则，于我何异？”他忽然笑了，笑声里没有悲戚，只有执拗的坦荡，“我海瑞一生，不贪财，不恋权，只认一个‘理’字。这理，是《大明律》的‘民为邦本’，是孔孟的‘为生民立命’。陛下沉迷修道，二十年不上朝，朝政荒废，百姓流离——我若不言，便是负了俸禄，负了百

姓，负了这身官袍！”

他俯身，从棺旁拿起卷旧纸递来，是他写的《兴革条例》，字迹遒劲，记着在淳安如何清丈土地、减免赋税、严惩贪官。“你看，这是淳安百姓的活路。”指着其中一条，语气忽然软了，“那年大旱，我开仓放粮，百姓跪在衙门前哭，说‘海青天活我’。我那时便想，便是死，也要为他们争一分活路。这棺木不是绝境，是底气——我抱必死之心上书，陛下若听进一句，百姓便多一分活路；若不能，我便以死明志，让天下人看看，大明还有敢说真话的官！”

雪落在纸上，融成水，晕开字迹。我望着他，想起前日在吏部听闻，有人劝他“变通”，说“何必以卵击石”。可此刻他立在棺前，布袍单薄，却像崖边劲松，风刮不弯，雪压不折。“先生就不怕，死后无人知您苦心？不怕这疏上了，如石沉大海，不起波澜？”我忍不住问，声音带了茫然——这浑浊朝堂里，他的坚持太像孤灯，随时会被风熄灭。

他抬头，望着巷口漫天飞雪，目光望得很远。“怕？我怕活着时，没为百姓说一句真话；怕死了，百姓还在受苦。”顿了顿，声音沉如古钟，“至于波澜，总会有的。今日我死，明日或许有第二个‘海瑞’；明日的‘海瑞’死了，总有一天，会有千万个站出来。这天下终究是百姓的，陛下总会醒，朝堂总会清——我不过是做那第一个敲钟

的人。”

他把《治安疏》叠好揣进怀里，仔细拂去棺盖上的雪。“这棺，我明日便抬去左顺门。疏上写‘臣死且不悔’——不是空话，是真心。”回头看我，目光里没有悲壮，只有平静的坚定，“你年轻，往后在官场，定会惯见阿谀奉承、明哲保身。但记住：官可丢，命可舍，唯独‘初心’二字不能忘。若有一天，要在‘苟活’与‘说真话’间选，别忘了，世上总有比命更重的东西。”

风卷着雪灌进院子，灯芯猛地一跳，灭了。昏暗中，他的身影立在棺旁，像尊石像，沉默却有千钧力。我拱手告辞，走出老远回头望，那口黑漆棺木在漫天飞雪中，竟像一座丰碑——不为自己，为天下百姓，为那不肯被黑暗吞噬的“理”。

后来，我离了京城，在苏州府衙打理漕运。那日乌云遮月，檐外落雪冷冷，干冷的风卷着雪沫子，刮在窗纸上沙沙响，倒和那年京城左顺门小巷的雪，是一个模样。案上摊着漕运的账册，密密麻麻记着粮船损耗、官吏盘剥，忽然就想起他棺前的模样——原来有些灯，风是吹不灭的。

再后来，我官至按察使，驻在杭州，与他已是十年未见。那年春日，偶过西湖边的净慈寺，却见一群百姓围着块新立的石碑跪拜，有老有少，鬓边霜白的老者扶着碑石，枯瘦的手一遍遍摩挲着碑上字迹，嘴里反复念叨：“海大人，多亏您

啊……赋税减了，贪官少了，咱们才有口饭吃……”凑过去看，碑上刻的竟是《治安疏》全文，碑额“海公遗墨”四个大字，写得如刀削斧凿。

暮色渐沉，寺里的钟声响起，悠远绵长，撞得人心头发颤。忽然想起那年雪夜，他立于棺前，目光清亮如星。他曾说要做第一个敲钟的人，如

今这钟声，真的传了十年、二十年，传到了江南，传到了西湖边，传到了每一个受过他恩惠、盼着“青天”的百姓心里。

白鹤虽去，清魂未散。就像他当年说的，笔墨如刃，文心如草，纵使蜉蝣之身，也能为苦难喊一声不服——他终究用自己的方式，为这寒瘠人间，披了一层暖衣，燃了一盏青灯。

责编 彭赋之 唐诗雨



## 6. 旧巷槐香里的碎光

曾姿蓓

暮春的风掠窗而过，一缕清甜钻进来——和老巷口那棵老槐树的气息，分毫不差。恍惚间脚像生了根，站在青石板路的起点，看细碎的花瓣簌簌坠落，沾在肩头，也落在记忆的褶皱里，荡开一圈圈软乎乎的涟漪。那些被时光压在箱底的日子，裹着老房子的烟火气与槐蕊淡香，慢悠悠铺展开来，暖得人鼻头发酸，眼底泛潮。

老巷不过百十来步，却盛着一整个童年的光阴。两旁的青砖瓦房矮矮的，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，浓绿的藤蔓顺着砖瓦纹路蔓延，像大自然亲手绣就的绿毯，雨过后还挂着水珠，亮得晃眼。谁家窗台上的月季开得热烈，红的、粉的花瓣挤在一块儿，被风拂得轻轻摇曳；吊兰的垂枝漫过窗台，嫩绿的叶片扫过路过的衣角，带着草木的清润。巷子里的时光总像被按下了慢放键，清晨被卖豆腐脑的吆喝声唤醒，“豆腐脑嘞——热乎的”，长腔绕着青砖黛瓦打转，混着巷口早点摊的蒸汽，暖融融的；傍晚就循着各家饭菜香往家走，油烟混着蝉鸣，把寻常日子填得满当当的，连空气里都飘着踏实的味道。

邻里们熟得像一家人，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。张家煮了饺子，准会端一碗给隔壁李家，瓷碗上还冒着热气；王家做了手擀面，也会喊上对门孩子来解馋，面条上卧着荷包蛋，香得人直咽口水。我小时候放学回家，从不用急着敲门，先趴在李家窗台上看阿姨择菜，指尖偶尔拈一颗她递来的小番茄，甜汁在舌尖炸开；或是蹲在张家院子里，看老爷爷修理旧收音机，听他讲些稀奇的旧事，阳光晒得后背暖烘烘的。老巷里的温软，就藏在这些细碎的分享里，不浓烈，却绵长，像老槐的芬芳一样，悄悄浸进日子的缝隙。

最难忘奶奶在老槐树下纳鞋底的模样。她搬来竹摇椅，坐在浓密的树荫里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在她身上织就细碎的金斑，银发泛着柔和的光。针穿过布面的“嗤啦”声，伴随着她哼唱的童谣，调子软软的，成了盛夏最安神的背景音。我趴在她膝头，闻着她身上皂角洗衣粉的清冽气息，混着槐蕊淡香，听着听着就坠入梦乡。醒来时，身上盖着奶奶的旧棉袄，几片槐花瓣落在衣襟上，像谁随手绣的小花，淡雅又温柔，摸起来



还带着阳光的温度。

上学后，老巷是每日必经的路。清晨踩着晨露出门，青石板路湿漉漉的，凉意透过鞋底漫上来，沁得人清醒。两旁的木门陆续“吱呀”开启，有人端着水盆出来泼水，水花溅起细碎的光斑，落在青石板上，转瞬即逝；有人坐在门槛上刷牙，见了我便笑着喊：“丫头，上学去啦？”我点点头，一路小跑，身后的问候声追着衣角，混着老槐的芬芳，漫了一路。傍晚放学，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，远远就看见老槐树下的奶奶，手里攥着几颗水果糖，糖纸在夕阳下闪着光，见了我便眉眼弯弯：“饿坏啦？快过来，糖甜着呢。”剥开糖纸，甜味在舌尖化开，连带着心里都暖烘烘的。

后来听说老巷要拆了，要盖起高高的楼房。那天我没去上学，一个人跑到老巷口，摸着老槐树粗糙的树干，树皮的纹路硌着手心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噼里啪啦往下掉，砸在青石板上，晕开小小的湿痕。邻居们也都聚在树下，张阿姨红着眼圈，手里还攥着刚择好的菜，菜叶上的水珠混着泪水往下淌；李叔叔蹲在地上抽烟，烟圈袅袅升起，混着槐蕊淡香，涩得人喉咙发紧。奶奶轻轻抚摸着树干，手指一遍遍摩挲着树皮的纹路，嘴里喃喃念叨：“这树都几十年了，看着我嫁过来，看着丫头长大，这就要没了哟。”

拆老巷那天，我特意跟老师请了假。挖掘机的轰鸣声震得耳朵发疼，青砖瓦房在轰鸣声中一点点坍塌，扬起的尘土呛得人睁不开眼，却舍不得挪步。

我站在老槐树下，看着熟悉的一切渐渐被尘土掩埋——奶奶纳鞋底的摇椅，竹条上还留着她坐过的痕迹；张家的小番茄架，藤蔓蔫蔫地垂着；李家的月季花盆，摔在地上裂了缝；还有墙上我小时候画的歪歪扭扭的小人，被尘土糊住，再也看不清。奶奶把从老屋里翻出的旧物件小心翼翼地往箱子里塞，有我小时候穿的虎头鞋，针脚里满是疼爱；有她织的毛线围巾，还带着阳光的温度；还有一双没纳完的鞋底，密密麻麻的针脚，藏着说不尽的牵挂。

如今老巷早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，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，亮堂得很，却再也闻不到老巷那独有的槐香，听不到那熟悉的吆喝声与童谣了。但每当暮春时节，别处的槐香漫过来，那些记忆就会变得格外清晰。老巷的青石板路、奶奶的摇椅、邻里的笑脸，还有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像散落在时光里的碎光，看似微弱，却能在夜里悄悄亮起，暖着心口的每一个角落。

**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，我们告别熟悉的环境，告别亲近的人，告别过去的自己。**但那些和煦的时光，不会像老房子一样坍塌，它们会沉淀在记忆的深处，被槐蕊淡香包裹着，成为最珍贵的念想。就像老槐树的根，深深扎在我心里，不管走多远，一想起，就觉得踏实安稳。

偶尔，我会回到老巷的旧址，站在高楼林立的街头，闭上眼睛，想象着曾经的模样。老巷虽

---

已不在，但那些味道、那些声音、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柔，都还在。它们陪着我长大，陪着我面对往后的风风雨雨，成为我生命中最妥帖的底色。

我知道，不管未来走得多远，老巷的槐香，永远是我心里最安稳的牵挂，是岁月赠予我的，最绵长的温柔。

责编 邹露 张金

## 7. 白马辞

谭战涛

在时光的褶皱里，马蹄声早已沉入荒草，唯有风穿过断剑的裂口，低吟着未署名的歌谣。

那匹白马，曾如一道银光划破晨雾，在无垠的旷野上奔驰。它不为追逐日出，亦非奔赴战场，只是循着一种无形的召唤——那是一种深埋于血脉中的律动，仿佛大地的心跳，与骑士的呼吸悄然共振。鞍鞴上没有旗帜，胸前亦无徽章，但他经过之处，荆棘自动分开，夜露为之凝霜。他并非为征服土地而来，而是为守护某个看不见的界线：弱者得以安眠的夜晚，孩童无惧地奔跑的田埂，老妇人能在门前纺线而不闻铁蹄的黄昏。

他曾驻足于一座被遗忘的桥头。桥下流水清冽，映着天光云影，也映出他盔甲上斑驳的锈迹。一个旅人问他从何处来，去向何方。他未作答，只将水囊递给干渴的陌生人，又俯身扶起跌倒的孩童。那一刻，他摘下了头盔，露出疲惫却清明的双眼。没有颂歌响起，没有桂冠落下，只有晚风拂过麦田，沙沙作响，如同大地在低语致谢。

也曾有暗夜，密林深处传来锁链的轻响。一

位女子被囚于古塔，月光是她唯一的访客。他并未挥剑劈开高墙，只是在塔下静坐整夜，吹奏一支无词的曲调。那旋律不似战歌激昂，倒像春溪解冻，缓缓渗入石缝。翌日清晨，守塔人发现牢门虚掩，而女子已站在林边，手中握着一枝初绽的白花。他依旧上马而去，背影融入薄雾，仿佛从未出现。

最远的一次远行，他走向祁连山赭色的尽头。沙暴袭来时，天地混沌，星辰隐没。他勒马于沙丘之巅，任风沙抽打铠甲，像一尊拒绝倾倒的界碑。身后是连绵的驼铃与商旅的喘息——他们因他的存在而得以穿越死地。归来时，他未曾带回敌酋的首级，鞍囊里只有一把异乡的泥土，和几片干枯的花瓣。

后来，有人说曾见他在边境的雪原上独行，马蹄踏碎晨光；也有人说他在某座小镇的酒馆角落，默默修缮一位老铁匠的风箱。再后来，便没有后来。他的名字未曾刻于石碑，事迹亦未载入史册。但每当春风吹绿河岸，总有些孩子指着远

---

方的地平线，说那里闪过一匹白马的影子，快得如同一道未落下的誓言。

英雄从不以凯旋定义自己。他只是在世界的暗面行走，以沉默的尊严，抵抗着无边的荒芜。

当所有喧嚣归于寂静，那匹白马仍在旷野上奔驰——它踏过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悄然生长出安宁的草芽。

责编 彭赋之 唐诗雨

## 8. 糯米香里的冬至

汤嘉欣

推开宿舍门，一股湿冷的空气便黏了上来，南方的冬天从不凛冽，却像浸了水的棉絮，沉甸甸地裹住每一个毛孔。手机上的日历提醒着“冬至”，可窗外，榕树的叶子依旧绿得执拗，只有几片边缘微微泛黄，像被岁月不经意烫了金边。这就是南方的冬至了，没有雪，只有一场说来就来的、细密如针脚的雨，把整个世界笼进一片灰蒙蒙的氤氲里。

这节气在故乡，该是另一番天地了。记忆里，北方的冬至是分明的。清晨玻璃窗上必是结着厚厚的、毛茸茸的冰花，像大自然一夜之间绘就的抽象画。风是干冽的，刮在脸上有清晰的触感。最重要是那顿饺子，母亲总会说：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面板上的面粉扬起飞尘，在阳光下清晰可见，拌好的馅料，无非是猪肉白菜或韭菜鸡蛋，散发出朴素而踏实的香气。那是一种干燥的、温暖的、属于土地与炉火的气息。全家人围坐，呵出的白气与锅里的蒸汽氤氲在一起，便是寒冬里最

具体的暖意。

而此刻，在南方这座总是慢半拍入冬的城市，过冬至，得靠鼻子去寻。

循着一缕似有若无的、清甜的糯米香走去，穿过总是湿漉漉的宿舍长廊，那香气便渐渐浓郁起来。尽头的水房里，几个本地的姑娘正围着一个电炖锅，叽叽喳喳地说着我听不真切的方言。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泡的汤圆。不是北方那种实心的小元宵，而是硕大、饱满的，裹着黑芝麻或花生馅的“大元宝”。她们热情地招呼我，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“学姐，食汤圆咯！冬至嘛，要团团圆圆。”我接过一碗，白瓷勺轻轻一碰，软糯的外皮便微微凹陷下去，咬开滚烫甜润的流心瞬间涌出，与北方饺子浑厚的咸鲜，是截然不同的温柔一击。一个脸颊圆圆的女孩子认真告诉我，“妈妈说，吃了汤圆，就又长一岁啦。还要吃些黏黏的东西，把好运和团圆‘黏’在家里。”

原来在南方，冬至是甜的，是圆的，是把

绵绵心意都“黏”住的仪式。

这发现让我着了迷。我开始留意那些曾被忽略的细微声响与气息。食堂的窗口挂出了

“冬至姜母鸭”的牌子，浓郁的姜香混合着麻油香，霸道地驱散着湿气。隔壁的福州同学说，他们老家冬至必吃“米时”，是一种糯米粉滚上花生芝麻白糖制成的点心，寓意“时来运转”。更远的，有嘉兴的同学念叨着桂圆烧蛋，潮汕的同学说起那碗清热润肺的冬节鸽……这些陌生的名字与习俗，像一片片色彩各异的拼图，逐渐在我眼前拼凑出一个丰饶、温润、与我记忆中的寒冬截然不同的“南方冬至”图景。

它不宣告征服，不强调对抗，而是在氤氲水汽与植物不凋的绿意里，完成一场内敛的、关于团聚、滋补与祈福的时令周转。北方的节气像碑刻，线条硬朗，意义分明，而南方的节气则像水墨，在湿漉漉的宣纸上慢慢晕染开，边界模糊，却余韵悠长。

昨天我特意给家里打了电话。母亲在那边问道“南边冷不冷？吃饺子了没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不冷，但很湿。没吃饺子，吃了同学给的汤圆，特别甜。”我描述着汤圆的软糯，姜母鸭的醇厚，还有那总也晾不干的衣裳。母亲在电

话那头静静地听，最后说“挺好，入乡随俗。节气啊！就是让人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觉得脚下有根，心里有记挂的东西。”

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，云层裂开一道缝，漏下几缕稀薄的、金色的光，正好照在阳台那盆一直蔫蔫的绿萝上，叶子边缘的水珠，蓦地亮晶晶的。我忽然明白了什么。我带着北方干燥的冬天而来，像一枚硬质的种子。而南方的冬，用它无所不在的、绵密的湿气与柔情，将我轻轻包裹、浸润。节气不再是日历上一个抽象的名词，它融化在一碗汤圆的甜腻里，一块米时的软糯中，一句乡音的问候间。它让我懂得，对故土的思念，可以不必是直白的乡愁，而可以是一种更开阔的懂得，懂得这片土地如何用它的方式，安抚着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肠胃与心灵。

冬至，一阳生。在最长之夜过后，白昼将一天天变长。无论在北方凛冽的晴空下，还是在南方缠绵的烟雨里，人们都用食物、用仪式、用相聚，守护着心底那簇不灭的火焰，等待着，并相信着光的回归。

而我这份等待里，从此便混入了糯米粉的清香，与窗外，那棵老榕树在雨中静静呼吸的声音。

责编 邹露 张金



QINGNIANBIANJIUBU

## 9. 湘水流觞

黎春富

春华秋实，落叶缤纷。又一年秋天，我，湘江里的一滴水，见证了湖湘大地的千年变迁。今天的江水又降了几分，绵延千里，曲水流觞，我还在寻他。

几千年前的庚寅日，天朗气清，花鸟齐鸣。那时的我还是一滴飘在空气里的水珠，听风伯伯说人间降生了一个麒麟子，据说长大后必定会出人头地的。我偷偷地跑去看了一眼，他生得白白嫩嫩的，看着还傻乎乎的，怎么看都不像会很有出息的样子，该说不说还挺可爱。当时走得匆忙，忘记偷听一下他叫什么名字了。不过我还是对他很好奇，一个武官的儿子竟然生得这样好看。之后听同伴们时不时谈起他，我就更加好奇他现在是什么样的。

有一天，我化形成了露水，我又见到他了。

那时的他，意气风发，气宇轩昂。远远望着，便会被他的气质所吸引，站如松柏兮

气宇轩昂，行如麋鹿兮姿态端庄。不得不说，真像谪仙临世，不染凡间烟火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附着的这棵橘树，时而感叹，时而沉思，在他的眼中没有世俗人的迷茫，反而多了一分睿智和坚定。他为橘树写了一首诗，其中一句是：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最让我听得入迷的是那句“行比伯夷，置以为像兮”。当时这首诗在当地造成了巨大影响，他还因此受到君王重视，不过还是忘记打听他叫什么名字了。

后来，君王引水入宫，我成了宫廷之水。

我再次见到了他，他已官至左徒，成为了君王的左膀右臂，经常与君王高谈阔论。君王常常与他商议国家大事，听着他说出自己的见解，君王总是高兴得露出笑容。我还是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只知道君王唤他“灵均”。君臣和睦，这样的不知过来多久，有

一天，上官大夫在君王面前说他的坏话。他告诉君王：“左徒对手下说要是没了他，大王你不会有此成就。”君王竟信以为真，对灵均不再重用。

再后来，君王错信奸臣错使联盟瓦解，他成了三闾大夫，更不受君王待见。

我每天在宫里穿梭，看见君王在奸臣的蛊惑下竟然想孤身去敌国拿回封地。灵均多次劝谏却被藐视，还因此受到其他人诋毁。后来君王一去不回，君王的儿子即位，上官大夫再次诽谤灵均，他再次被贬。听人们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在遥远的南方，我走出宫门，漫无目的的寻找他的踪迹。

最后，我找到了他，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。

他衣衫褴褛，完全不见曾经模样；两鬓斑白，徒留白发苍苍。但他没有放弃，他仍隔江远望，希望有一天君王回心转意。身佝

偻若风中残烛，步蹒跚似枯残败木。路过的渔夫问他是否有悔，他却坚定的回答“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埃乎”。他还在盼望，一个又一个春夏，不过他再也没能等回那君王回首，只有国破家亡的噩耗。他不愿忍受成为亡国奴的悲痛，留下了那首《怀沙》后，抱石自沉汨罗江。从此，世上再无他屈原，只留下那句“定心广志，余何畏惧兮”的绝笔。

我是湘江之水，存在千年之久。我本可以回归大海，但我并没有。因为我在这里遇见了值得用一生去追寻的东西，从此天涯牧马，四海为家。我不知道我的等待是否有意义，但我只想说“民生稟命，各有所错兮”。我坚信你的存在，不管你是否归来。自你纵身跳江的那一刻起，万江汹涌，湘水流觞，有一股为你流淌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

## 10. 于驯鹿铃声中寻灵魂之路

——读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有感

阙思萌

额尔古纳河，在中国东北最北边境，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静静地流淌。她没有黄河的雄浑，没有长江的浩荡，却在宽广的北方原野上，滋养着一个与驯鹿为伴，依自然而居的民族，一个被称为“东方最后一支游猎民族”的鄂温克。

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正是在她身边展开的故事。

这是民族的口述史，这是森林和驯鹿的灵魂礼赞。故事的讲述人，是一个老年的鄂温克女人。她用舒缓柔和的语调，回望自己的一生。

故事里没有金戈铁马的英雄，却有沉郁而深情的族群记忆。她说：“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，没有它们，就没有我们。”鄂温克人以猎枪和驯鹿为生，他们依赖森林，依赖自然，犹如孩子依赖母亲。而所谓森林，从来不只是一

个背景。它像一个母亲，安静地呼吸，是有生命的空间。她记得，山里的风声雪夜驯鹿的蹄印、火堆旁猎人或部族人的歌，都是日子原本的颜色。人和自然没有高下，只有互相依存、互相敬重。鄂温克人没有理由糟踏他们的猎物，也没有理由去冒犯山河，因为鄂温克人心里知道，敬自然一分，生命就会多一分。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哲学，与现代社会的征服掠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只是，社会的脚步还是早晚会刮进林子。

随着时代暴雨落下，鄂温克人也离开了山林，进了定居点，把他们祖传的猎枪和驯鹿留在了身后。猎枪不只是他们吃饭的一个家伙，更是他们身份的证明；当他们被逼无奈地把它卸下了，一种活了一千年的路，也悄悄合上了门。

不只是猎人失落，也不只是整个族群的失

---

落。老调子一首首被吹落，驯鹿不再进入日常，鄂温克的文化，似随着时代，被河流带走，慢慢干涸。对于一个民族来说，**真正的死亡，不是一个人的死亡，而是语言、信仰和日子一起失去，没有落脚的地方。**

书中鄂温克人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，表现出复杂而真实的情感。一方面，他们渴望医疗、教育的便利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深切眷恋着祖辈相传的生活方式。当森林被砍伐，驯鹿无处觅食，猎民被迫下山定居时，那种失去精神家园的痛苦，远胜于物质上的拮据。

而最打动我的，是这部作品中流淌的那种坚韧而忧伤的生命力。尽管遭遇无数灾难，遭遇现代文明的侵蚀，鄂温克人依然保持着人性的温暖与尊严。列娜的早夭、拉吉米的残疾、瓦罗加的牺牲，都没有压垮这个民族的脊梁，反而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间的情感纽带。这种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生命韧性的品质，不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吗？

对这样一个朴素又坚韧的民族，迟子建没有向我们滴一滴金粉、抹一点银妆，但她像额尔古纳河暗流的水脉，一寸寸嵌入骨缝。她借一个民族的整体呼吸，照见我们自身和山川的裂隙；在书页翻动的瞬间，林深处有驯鹿温润的喘息，雪原上是猎人被压抑到几近无声的叹息，像远古时代的鼓声，一下下，擂在我们鼓

鼓的心包。

故事快结束，河还在低吟。那道水色是银的，亮的。它是一个缄默的见证人，把一个民族的忧欢压缩起来，把一个种族的选择磨成卵石。额尔古纳河不曾为任何人停下，它给一代代流浪者把故事系在浪花上，漂向更远的地方。

鄂温克族告诉我们，他们不需要时钟来划分时间，而是依据自然的节律生活；他们不积累过多的物质财富，而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；他们不试图征服自然，而是学会与万物和谐共处。这种灵魂智慧，或许正是我们苦苦追寻而不得的。在驯鹿的铃声中，我仿佛听到了一个古老文明的呼唤，那是最有力的提醒：在追逐物质发展的同时，不要忘记灵魂的栖息地；在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，不要丢弃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。

对我们来说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首民族挽歌，更是一条通往自我、通往灵魂的来处和归处的暗路，**水的那岸，所有离散的心，都有回转的月光。鄂温克人的日子、雪原上的鹿铃、火塘边的叹息，都被文学的指间收拢，化为不朽的星子，悬在时间的夜空。**

或许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灵魂深处保留一片“额尔古纳河右岸”，在那里，星光可以透过希楞柱顶洒落，驯鹿铃声永远清脆悠扬，指引着我

---

们寻找灵魂之路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

QINGNIANBIANJI BU

## 11. 云桥礼赞

### ——夕洞一桥登临记

向存金

“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，透明烛照，对万汇百物，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，皆那么爱着，十分温暖地爱着！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。我仿佛很渺小很谦卑，对一切有生无生似乎都在伸手。”

——沈从文《湘行散记·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》

暮秋的阳光，仿佛被武陵山千万重翠色筛过，变得醇厚而温润，斜斜地穿过山坳，将夕洞一桥的影子拉成一道修长的墨痕，静静地投在潺潺的西水支流上。那光影在水面碎成万千鳞片，随着清波荡漾，恍若一河流动的金沙。青石堆砌的桥墩早已被岁月盘出了包浆，深绿的薜荔与苍褐的苔藓交织成一件古老的衣袍，如同土家老人手背上那些盘虬的、蓄着山雨润泽与岁月风霜的脉络。我立于桥头，看溪水从上游的碧玉色，流转至此，融入了夕阳慵懒的暖意，化为一抹透明的琥珀。

水底卵石历历可数，几尾灵巧的白条鱼倏忽来去，仿佛时光里穿梭的银梭。恍惚间，只觉得这座桥并非连接两岸的冰冷构筑，而是时间本身凝固成的、一个有温度的渡口。

登桥的石阶，被无数往来的足迹磨出了温润如玉的光泽，阳光照在上面，泛起一层朦胧的、蜜糖般的光晕。石缝间，几丛鹅儿肠草与不知名的野蕨倔强地探出头来，开着米粒大小的白花，那花瓣薄如蝉翼，在微风里轻颤，像是在无声地吟诵着一首关于生命的纤细短歌。我的指尖缓缓抚过那冰凉的青石栏杆，触到了上面深浅不一的刻痕——那或许是当年建桥的石匠，在汗水浸透衣衫时，无意间留下的凿迹；又或许是某个赶趟归来的苗家少女，心怀懵懂的情愫，用发间的银簪悄悄划下的、只有流水和山风才懂得的秘密。行至桥拱最高处，山风忽然变得慷慨，它裹挟着远处土家族吊脚楼里传来的、新打糍粑的温热香

---

气，又与更远处苗寨飘过的、清冽如山泉的酒歌糅合在一起，织成了一匹无比绚烂、仿佛可以触摸的流动绸缎。俯瞰下去，整座白云山村寨在袅袅炊烟里微微荡漾，鳞次栉比的灰瓦木墙，像智者布下的、散落在青峦叠嶂间的古老棋子，而夕洞桥，正是这棋盘上那道最意味深长的楚河汉界，沉稳地连着此岸的、充满稻米与炊烟气息的烟火人间，与彼岸的、引人无限遐想的云深不知处。

继续往白云山深处行走，脚下的石径渐渐被缭绕的云气濡湿，泛着幽深的黛色。两旁的油茶树在薄雾中舒展着墨绿肥厚的叶片，叶缘挂着晶莹的露珠，折射着天光。偶尔有身着靛蓝布衣的采茶女穿行其间，她们彩色的头帕与娴熟的手指在枝叶间翻飞，那鲜亮的衣角时隐时现，恍若林间翩跹的、有了人形的灵蝶。她们的对话声隔着雾气传来，软糯的乡音如同被山泉浸泡过，滴落在寂静的山谷里。行至半山腰，忍不住回望来路，只见夕洞桥已化作一弯悬在空中的、淡淡的弦月，在蒸腾的云蔚霞光里若隐若现。桥下，一叶扁舟正由老练的舟子撑着长篙缓缓划过，欸乃的橹声，不紧不慢地，将那满溪流金的霞光搅碎，又揉拢。这景象，让人蓦然想起沈从文先生笔下那些永远泊在时光岸边的渡船，只是昔日的橹歌摇影，大多变成了而今桥面上平稳往来的、深浅不一的车辙，不变的，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用从容不迫的脚步，一寸一寸，丈量着生活的、那份独有的厚重与绵长。

及至峰顶，视野豁然洞开。云海恰如乳白色的、无声的潮汐，浩浩汤汤地漫过脚下万千峰峦的尖顶。方才攀登时觉得无比峻峭、令人屏息的山峦，此刻都成了这片浩瀚云涛中沉浮的、温顺的青螺。夕洞桥已完全隐没在云雾的最深处，寻不见丝毫踪影，唯有那带着草木清甜的山风，持续不断地送来它沉默而坚定的守望。于此天地苍茫之境，心中忽然彻悟：桥的伟大使命，或许从来不是为了固守一隅，而是为了成全那“抵达”与“离开”之间，永恒而富有禅意的轮回。就像土家族世代在篝火边传唱的《摆手歌》里，那些关于先祖长途迁徙、最终择地扎根的苍凉咏叹——所有的跋涉与艰辛，所有的停留与坚守，最终都是为了在世事沧桑与时光流转中，为漂泊的心灵，找到那一方可以安然栖息的净土。

下山时，暮色一如一张温柔的黑网，悄然笼罩四野。桥身不知何时亮起了暖黄色的灯带，如同给这位古老的石巨人，佩上了一条会发光的、华美的金链，在渐深的蓝调夜色里，显得格外温暖而安详。有归家的农人，扛着沉甸甸的锄头走过桥面，身后的竹篓里，新挖的冬笋还沾着湿润的、芬芳的泥土。我静静地站在桥尾，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深深的歆羡——羡慕这座桥。它见证过多少个清新的晨曦里，背着花花绿绿书包的孩童，像快乐的雀鸟般从它脊梁上蹦跳而过；见证过多少个炎炎的正午，挑着担子的商贩在它投下的阴凉里，擦着汗，歇一口气；又见证过多少个温柔

的黄昏里，年轻的恋人们将海誓山盟，悄悄系在栏杆那无形的红线上。它就这样，把自己站成了一个永恒的信物，让所有匆忙的或徘徊不定的脚步，都能在它宽厚坚实的脊梁上，找到一份踏实的回应与共鸣。

今夜，当酉水河面碎钻般的星光，与桥身上人间灯火的暖光相互辉映时，夕洞桥仍将保持着它那双手合十般的、虔诚而宁静的姿态。它教会

我的，并非征服山峦的豪情壮志，而是在这流转不息的岁月长河中，如何为自己，也为他人，筑一座心灵的桥梁。那每一道石缝里挣扎生长的蕨草，每一块桥板上月光铺就的如霜华光，都在无声地诉说着：生命最完满的抵达，或许正是让自己成为一座连接此岸与彼岸的虹桥，既坦然地承载风雨的洗礼，也从容地贯通着古往今来的、那一片浩瀚的沉默。

责编 陈洁 张金

# ▶ 青年文学

HNNU YOUTH MEDIA



本版责编：青年编辑部

版式设计：视觉艺术部

本期 1 版 总第 13 期

2025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四